

从“育种队”到“南繁硅谷”

黎家璇

词五首

陈松

满江红·中国道路

前景光明,宽又广,中国道路。唯马列,勇于实践,党魂熔铸。灵风涅槃飞碧落,雄鹰展翅冲云霄。艳阳天,红日照神州,春风度。

加油干,民致富。追梦想,竿头步。看东方巨变,锦团花簇。水笑山欢华夏沸,莺歌燕舞诗情赋,好光景,共享太平年,由衷诉。

满江红·中国理念

人类家园,同命运,六合生聚。融一体,北来南往,互为联系。开放包容相获利,和平持久皆得益。共繁荣,愿世界康安,山河丽。

视野阔,标立异。结伙伴,全玄域。绘蓝图宏伟,五洲称誉。十色交辉颜色艳,八音合奏春风煦。大胸怀,建设地球村,齐发力。

满江红·中国精神

华夏精神,行天下,价值体系。传万世,鼎新革故,爱国主义。屈子披肝八字赞,岳飞沥胆千秋誉。众儿女,抗日保家乡,丰碑立。

新时代,春万里。宏业展,除贫散。九州加油干,创优科技。凝聚起磅礴力量,迸发出浩然豪气。复兴梦,奋进正当时,东方旭。

满江红·中国自信

骇浪惊涛,无畏惧,中国自信。军号响,斩关夺隘,拼搏前进。虎跃龙腾金鼓荡,莺歌燕舞春雷震。众儿女,华夏谱新篇,皆尧舜。

特色路,新理论。经制好,文精蕴。壮东方气派,九州鸿运。万木峥嵘天地秀,千帆竞逐山河振。复兴梦,揽日月星辰,齐发奋。

满江红·中国风范

不忘初心,忠使命,为民服务。兴伟业,改革开放,大国风范。海纳百川吞万象,胸怀壮志临极处。追梦想,苍昊任遨游,竿头步。

扶贫困,同致富。结伙伴,邻和睦。患急真情在,指困相助。朋友光临醉酒醉,豺狼来了钢枪怒。复兴梦,驰骋地球村,金光路。

家乡的小河

严鸿

“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,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,只有岁月激起的浪花朵朵,我是一条无人知道的小河……”每当我听到《一条小河》这首优美动听之歌时,便会想起家乡的小河。

家乡的小河是平凡的。它源自遥远的无名深山,由许多条小溪汇聚而成。它长不过千米,宽不过百米,狭窄处仅二、三十米。它蜿蜒曲折若一条明如玻璃的带子镶嵌在阡陌沃野之中。

家乡小河是神奇的。小河名曰:观音塘,关于它的得名,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。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拂晓,小河边弥漫着乳白色的晨雾,给小河平添了几分神秘。附近一庄户人家的父子俩撑着渔桶来河里收网,英俊的后生在河东,年迈的老翁在河西。刹那间,河中冒出了几个大水泡,继而一个年轻美貌的仙姑跃出水面,她在水上如履平地径直向后生奔来,叫了一声“郎君啊!”便使劲地把后生拽入了水中……在河西收网的老翁见状,便大声疾呼:“来人啦——,来人啦——”待众乡亲赶来时早已不见了后生的踪影,众人只能望“河”兴叹……

之后,每年农历的三月三、九月九还出现过“水赶人”的现象。村中几位见多识广,德高望重的族长商定在河东岸的制高点上修一座观音庙以镇“水妖”,观音庙由此得名。说来也怪,自观音庙建成后小河便“风平浪静”了。

家乡的小河是富有的。两岸有无数棵枝繁叶茂的垂柳,那可是乡亲们的“摇钱树”;浅滩芦苇繁茂,占去了小河的“半壁江山”;河里的鱼虾、黄鳝不计其数,还有珍贵的武昌鱼、桂花鱼、黄姑鱼。小河还盛产莲藕,菱角…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“三年饥荒”年间,全村近千号人竟无一饿死。小河是“聚宝盆”,小河是家乡人民的母亲河。

小河是我儿时的乐园。春天,我来到小河边赏花,钓鱼;夏天,我来到小河水里游泳、打猎;秋天,我来到小河水里采菱、挖莲藕;冬天,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小河水里溜冰、打雪仗。最让我难忘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中的一次大旱,小河上游的水库开闸放水,我在小河的回弯处钓“上水鱼”,巴掌大的鲫鱼,筷子长的白条,半斤重的黄姑……一个劲的上钩,不到两个小时竟钓了三十来斤,最后是鱼把钩咬断了,我才善罢甘休。

还记得我初来三亚时,因水土不服嗓子哑、闹肚子,吃药打针都不见效,闻讯后的母亲托人捎来一小罐家乡的河水,我喝后当天病情就有所好转。家乡的河水不再是普通的水了,简直是“神丹妙药”!

每每回到故里探望父母,我都要漫步于小河两岸,闻闻小河的气息,看看小河的碧波,抱抱岸边的垂柳,掬水而饮,心旷神怡,惬意万分……

啊,家乡的小河,我心中永远的小河!

温馨提示:

请作者在文末附上姓名、开户行、户名、银行卡号、身份证号等信息,以便发放稿酬。

小启
本版邮箱
lijixuan66@163.com

上世纪70年代,陵水黎族自治县乡村。从我记事起,每年冬春季节,就有育种队从内地不同的省份来到村里育种水稻等粮食作物。育种队一般3个人左右,被安排在村里家境相对好一点的人家居住。生产队土地最肥沃的良田供育种队育种。

育种队的到来,给寂寥落后的乡村带来了不小的变化。首先,在当时还是文盲半文盲比较多的乡村,许多人竟然学会了简单的普通话,日常与育种队员交流互相也大概明白意思;其次,接受了许多新鲜事物,改变了一些落后观念。学会了种植花椰菜(村里人称包菜)、玉米等,还学会了文明礼貌用语;最重要的是看到了育种队育种时严谨的态度、忘我地工作,村民也受到启发,干生产队集体农活时也勤快好多。

育种队种植的水稻田都是用塑料薄膜围起来,与旁边村民种植的水稻隔开,据说是不能被“杂交”。到了水稻抽穗成熟时,育种队员更是像宝贝一样时刻在田间地头,赶鸟儿,防村民不小心放养的牛吃,有时被吃了一点,他们心疼得不得了。收割晾晒时,更是寸步不离,防鸟、防鸡吃,真

可谓捧在手里怕掉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。记得当时来我们村的育种队是四川省夹江县的农技人员。每年都来,几乎每年都住在同一家人,与这家人已经处出了很深的感情。与当年买“三大件”很不容易,育种队有指标,这些指标都给了这家人,可见大家就像一家人。但是,如果育种出来的稻谷被房东家的鸡吃了一点,他们甚至不顾情面与房东急起来!晾晒好的谷子打包邮寄育种队员回到各自的家乡,当季育种结束。

“育种队”其实就是南繁育种人,“育种队”是村民的叫法。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为了让这么大的中国人民吃上饭吃饱饭,利用海南三亚及周边如陵水、乐东等市县的充足植物周年生长繁殖的热带气候与环境条件,开展农业基础研究、品种选育、种子鉴定等活动。育种,就是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种子,这不仅考验着育种工作者的知识和经验,更极大考验耐心。从设计育种方案,到成果最终被认定,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几年时间。同时,培育一个综合性状好的水稻品种,不仅要考虑产量,还要考虑抗病性、适应性、米质口感等诸多要素。

南繁,为我们14亿人口大国的能吃上饭、吃饱饭做出了巨大贡献!

新时代,不仅要能吃上饭、吃饱饭,还要吃好饭,安全吃饭。粮食安全关乎国家安全。“洪范八政,食为政首”,“民以食为天,食以安为天”。自古以来,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地提出了“确保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”的新粮食安全观,确立了“以我为主、立足国内、确保产能、适度进口、科技支撑”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。2018年4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亚考察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时强调,要下决心把我国的种业搞上去,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,从源头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。

近日,走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,猛然发现这里已经为南繁展开了一幅宏大的蓝图。

崖州湾科技城规划面积26.1平方公里,重点打造“一港、三城、一基地”(南山港、南繁科技城、深海科技城、科教城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)。在科技城二楼展馆,随着讲解员的讲解,一座以“世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三亚特色、高点定位”为构架,致力于建设成为陆海统筹、开放创新、产业繁荣、文化自信、绿色节

能的前导科技新城呼之欲出。特别是讲到其规划面积约4.02平方公里的南繁科技城,是以南繁科技产业为核心,围绕动植物育种科技、国际种业交易、种质资源产权交易、生态土壤肥料、种业知识产权交易、热带特色农科六大方面,致力于打造产业化、市场化、专业化、集约化、国际化的国家南繁科研基地与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,也就是所谓的“南繁硅谷”。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这里将研究建设集科研、生产、销售、科技交流、成果转化和旅游为一体的“南繁硅谷”,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、三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。据悉,现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南繁科研育种新建核心区土地流转,三亚、陵水、乐东3市县共流转土地2.53万亩,并和北京、江苏、广东等18个省市区完成签约付款,共流转用地1.4万亩。

从展馆二楼平台放眼远眺,崖州湾天高海阔,风平浪静。各种建设正如如火如荼地进行中。高起点建设国家生物育种实验室,“南繁硅谷”各业态一起推进,让新一代南繁追梦人更具有大有可为的广阔发展空间。

南繁人,未来已来,你们又站在新的起点上!



湖光山色(摄影) 汤青

“莲花一支枪”

罗光辉

我喜欢枪,小时候就玩过汽枪、水枪、火药枪;参军后,打过手枪、步枪、冲锋枪。

听说江西莲花有一支毛主席高度赞扬过的不同寻常的枪。风雨无阻,这支枪的魅力把我引进了莲花县城解放街148号“突兴馆”。

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二进式祠堂,这里是莲花一支枪纪念馆。一尊雕塑,巨手,握着一支枪,擎起了战火青春的芳华。背景是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所向无敌的光芒。

我定住了,凝视着这支枪,心底涌起了一股热流……

风云骤起。1926年,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。地处江西西部,井冈山麓,与湖南茶陵、攸县交界的莲花县也成立了农民自卫军。他们打土豪,捉劣绅,斗争如刀如茶。自卫军里有湖南攸县人,姓贺名国庆,出身贫苦,生性倔强,长得人高马大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一天傍晚,莲花农民自卫军接到指令,要在第二天拂晓之前赶到永新城下,配合安福农民自卫军攻城。跋山涉水,自行军,永新城下,抬头望去,只见城内外火光冲天,枪声阵阵,战士们十分激烈。贺国庆伏在草丛边,眼睛盯上了城墙上的一一个敌兵。他瞅准机会,一跃而起,冲上城头,消灭了那个敌军,缴获了一支枪,一支新型的俄国造步枪。有了枪,他如虎添翼,奋勇杀敌,立下了战功。

二”反革命政变,逼迫各地工农武装交出枪支弹药,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。接着,湖南军阀也在长沙发动“马日事变”。一时乌云四起,白色恐怖遍布城乡。血雨腥风也笼罩着莲花县城。反动地主武装,逼迫农民自卫军交出全部枪支。

枪是革命的火种,枪是信念的支撑。“枪是有灵性的,我要用枪守护正义,不能交!”贺国庆提着枪跑回了家。他把枪拆成三部分,分别埋藏在贺家祠堂的神牌中、凤尾树下的草丛里和龙洞的山岩缝中。想着他还是觉得不安全,又把枪转移到湖南攸县石桥乡的一个窑窖中,自己则在石桥乡养了一群鸭。他一边放鸭,一边秘密地守护着这支枪。

为了追缴这支枪,靖卫团到处抓捕贺国庆,找不到贺国庆,恼羞成怒的敌人抓走了他的父亲贺永茂,弟弟贺国强,残忍地逼迫他们供出贺国庆。

老黄鸢、辣椒水、皮鞭……靖卫团用尽酷刑,贺永茂大义凛然,横眉冷对:“有本十分激烈。贺国庆伏在草丛边,眼睛盯上了城墙上的一一个敌兵。他瞅准机会,一跃而起,冲上城头,消灭了那个敌军,缴获了一支枪,一支新型的俄国造步枪。有了枪,他如虎添翼,奋勇杀敌,立下了战功。

随后,以这支枪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莲花赤卫队不断发展壮大,先后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,五次“反围剿”,二万五千里长征,南泥湾大生产,辽沈战役,平津战役,湘西剿匪,抗美援朝等战役战斗4000多次。涌现出邱少云、罗盛教、欧阳海、虎国兴、顾金海等800多名英雄模范。如今,“一支枪”队伍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全方位作战能力的新型劲旅。被誉为“陆战猛虎,西部铁拳”。毛泽东在《井冈山斗争》一文中,充分肯定了“莲花一支枪”的革命斗争精神。1987年10月29日,毛主席的儿子、儿媳毛岸青和邵华来到莲花,欣然挥笔,写下“莲花一支枪,美名传四方,昔日打江山,今天保家乡”。

夺枪,英勇善战;保枪,舍生忘死;献枪,星火燎原;传枪,名垂千史。莲花一支枪的历史长河,是一条有刚性、有个性、有血性、有命运感的历史长河。看完纪念馆展示的全部内容,我又回到了这支枪前,在与枪对视的刹那,依然涌动一种莫名的冲动,感觉到一股血与火的气流在朝一个方向奔涌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此时我对这支枪的感受,那就是两个字:敬畏!

轻轻地抚摸着这支枪,心底,刻下了深深的眷恋。这份眷恋,是悠悠月里的时尚烙印,是受用终生的精神坐标,是永不贬值的生命牵挂……

1927年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

1929年2月,莲花赤卫队转移到湖南攸县漕泊一带活动,在一次与土豪的激战中,一颗流弹击中了贺国庆的小腹,贺国庆倒在血泊中。弥留之际,他把枪交给了身边的战友:“我没什么遗产,这支枪是我全家人的性命,也是我全家人的希望,我把它交给党……”

1927年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

1929年2月,莲花赤卫队转移到湖南攸县漕泊一带活动,在一次与土豪的激战中,一颗流弹击中了贺国庆的小腹,贺国庆倒在血泊中。弥留之际,他把枪交给了身边的战友:“我没什么遗产,这支枪是我全家人的性命,也是我全家人的希望,我把它交给党……”

儿子的头发

青衫

儿子小的时候,什么时间理发,我说了算,儿子也不懂得反对。那时候有的家长会给男孩儿留一个好看的小发型,就是看上去有点港台电影中小男孩的发型。而我从来就是给儿子理个小平头,这个发型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。

儿子都是在楼前的理发店打理头发,一家小店,价格便宜,五元钱而已。有一次我给他五元钱让他去理发,他说不够,给我十元吧。我疑惑地看着他:“涨价了吗?”当然没有,原来是他不想在那儿理发了,要去步行街的发廊。我立刻紧张地问:“你想干嘛?”儿子委屈地说:“同学都笑话我,说我的发型太难看。”

我明白了,儿子爱美了。注重仪表是好事,不过你要弄成什么样的?儿子不耐烦地说:“您就别管了,我想弄成我想要的,您同意学校还不让呢。”

一个多小时后,儿子回来了,我一看,这是什么发型?儿子告诉我,这是现在最流行的“毛寸”。我仔细一看,用词还挺形象的,比平头稍长一点,就是不平,看上去毛毛糙糙的。

说实话挺好看的,时尚了不少。不过一到假期,儿子的发型就变了,任头发长到遮住了眼也不肯剪。你说他,他就把前额的头发用手捋一下,再白上你一眼,每次为了理发的事,家里空气总是搞得挺紧张。中考完的日子里,儿子居然把头发焗成了红颜色!十六岁的花季啊,远看就像一只火鸡。

那时候和朋友就此事交流时,朋友说男孩的叛逆是从头发开始的,随他好了,等上了高中,自有学校规矩他。我释然,想起自己初中的时候,不是把个马尾辫梳来梳去的,学校的管理严格,我不敢搞出大动静。

其实不论男孩女孩,在学校里每天都穿着同样校服,能体现出个性的地方,也只有头发了。只要他的心没有迷失方向,表面的叛逆也是一种成长的表现。

三年的高中生涯,紧张的学习容不得他有片刻的喘息,头发,也早已恢复到平头的时代。在我刚刚觉得孩子成熟了的时候,还没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手,儿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把头发烫弯弯了。

我第一次没说他。什么时候能真正长大,不再拿头发做文章,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换一个角度看,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,如果缺少了这些任意而为的“作”,也是一种遗憾吧。



眺望(摄影) 张成林